

赵钧

：清代瑞安名士的塾师人生

把塾师当好。授徒能时体其父兄属望之心，深恐误人子弟，则功课必无荒废，受谢亦少愧心。

赵钧是一位好的塾师，得到众人的好评。水师名将许松年之子许石芸（湘川）曾这样对赵钧说：定斋先生为人，汝去亲炙数日，便有许多长进处，不必他日问于也。道光二十二年，许石芸言：予曾劬学于田，从于赵钧。赵钧在咸丰二年（癸丑）日记：十月初二日，自东山便道访林生守珍，留午饭。又同守珍到元辅家一叙，元辅极口推赞，谓境地如先生者甚少。岑君贤贵，因子不率教，尝向弟辈羨余。徐君德林因子未成名，亦谬加称羨。通过这段文字，也可知道赵钧在东山有很好的朋友，且其在教育子女和为人处世方面有良好口碑。

正因为这样，殷实人家、名门望族争相请赵钧。从道光十五年（乙未）正月的日记可看出他受欢迎的程度：正月初六日，仙岩某家托八水秦君秉礼来请余教读。又永邑江林君天顺婿，托妹丈天锡来请。俱以已许丁田请辞。

赵钧之所以受欢迎，主要原因是他把塾师作为自己喜欢的事业来做，因为喜欢，就会努力付出。

赵钧靠处馆养家糊口，但他并不计较脩金多少，若馆东好，脩金少一点，又何妨。士人贫贱时，少不得处馆以佐生计，勿只计较脩金多少。脩金虽少而东主贤，又有好门生数人，深居静室中，馆课外兼理自己旧业，其受用不知抵得黄金几许，与在家烦冗不同。处馆授徒，是寒士活计。余自弱冠后，负石田谋生，已历四五十年，有供亿丰腆者，亦有俭啬之家，不加意款待者，余皆浑不介意。念人一生吃自家饭日子多，彼供我丰腆者，视若固有，即俭啬之家，亦必深加体谅，不敢自高。斯亦随遇而安之一道也。

赵钧不仅责任心强，而且有一套自己的读书教育理念。他说：读书本非为科第也，止为科第读书，非真读书种子。书之理，无一不备。读之可以立身，可以治生，可以延年，可以利济民物、经纶世宙，可以教训子孙、保世滋大。教子弟读书，须严、须精、须纯。严则有所畏惮，精则字画音韵解说不谬，纯则时日无荒。望子弟为通儒，根苗须谨加培植。细思教子弟，鲜衣美食，切不可听其习惯。人品果好，布衣完洁，亦自有一种淡雅之致。即欲制好衣，亦须择其质之坚厚难敝、色之深老难变者。

赵钧非常重视教育方法，还做到因人施教、循序渐进。如后日延师教子弟，当以己之师心苦处，以身体之。有可以面说者，须真率勿尚客气，则主宾自然相得，师亦可以展其所长，切勿拘迫他。三月十七日记。或评文，或简札，除血亲子弟外，其余受业门人与非受业人，词语总要谦和婉转为贵，不可激直，否则令人事过翻阅，忿忿无已时也。教初学作文，必自浅而渐及深。教幼学作文，先须使知生发，授之文以法。

僧多粥少
塾师间有人抢饭碗

儒者不为农工商贾，惟出仕与训蒙而已。出仕不可必得，训蒙乃分内事。塾师是科举不逮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底层知识分子的最佳归宿。乡村有条件请塾师的一般是殷实富足人家，这样的人家在乡村毕竟少，这样一来，就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，塾师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。赵钧就曾在日记里记载自己馆约被人挖走的事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辛丑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：佩泉家明年馆事，其母与其外大父洪甫贞翁并欲留余。乃丁田张景方早囑潘晋翰、王俊人二人，用计笼络佩泉，而余实不知也。直至归前一日，泉母始向淳儿说破。余但语佩泉云：如此正大大之事，何乃奸诡至此，景方固无耻之人，汝自今以后，作事须可对得人才好。泉亦自谓悔心。二十七日临行时，检示欧阳文忠《宦者传论》属令记诵。景方倚潘、王二姓人，窃据西席，闻者莫不齿冷，而余名声转高。

赵钧不会像张景方那样用卑鄙无耻手段窃取西席，后宿馆事，佩泉被人笼络，余置之不理，弟辈似有嫌余不力钻营之意。他说：余功名虽不如人，尚能撑得一副傲骨在，设馆授徒，余虽贫，不屑钻刺，开正已借领俸伴儿读书矣。望后鲍氏托人恳请。他痛恨这类人：景芳系余鄙无耻之徒，父子俱无可畏。景芳如不得计，真是枉做小人。天下事，尽有不爭而后胜也，试看之。

景芳、普翰、俊人三人，俱系无品小人，又无别伎俩，定无出头日子，何足与

编

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，再次，文史版身临其境，决定开辟蹊径，穿越时光隧道，关注两位不同背景、同样卓越的塾师故事，以历史的长河为镜，映照出那些虽已远去却光芒不减的教育者身影。

本版作者 林良爽



校？

没有真才实学，靠钻营获得塾师，其最后也会得不到东家的认可。果然如此，第二年（癸卯）正月，蔡佩泉还是再去请赵钧。蔡生佩泉，辛丑冬解馆日，面约余本岁再主讲席。今食言无乘来请，大是不信。淳儿意欲绝交，且欲一辱景芳以泄忿。此少年意见，余每从容谕之以熟思缓处之方。前贤云：世间好事，皆从舍得钱而起。又有云：学吃亏。皆名言也，不可不记。第三年，也就是道光二十四年（甲辰），景芳就去世了。

赵钧对西席被人谋取，也很坦然，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，他深知人学吃亏的至理名言。本年若非张景方与潘、王二姓人，在佩泉家用计舞弄，余安得有此山林之乐？莫谓失马之塞翁非福也。淳儿婚事，便捷简当，事事称心。因念壬寅岁，景方夺馆，使我得媳，乃知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理固有然者。

同治元年（壬戌），赵钧已77岁，正月他在日记回忆：茶山馆，其戚岑煥良已议定矣，后为镜谋取。亦不甚介意，只以壬寅年露宿馆为张景方私谋取去，余携醇读书，当年得定婚蔡氏，醇应试又得前列，自为宽解。是。赵钧与其他塾师不一样，他不仅以塾师为谋生的重要手段，还以处馆作为读书、修身的好时机。余每自外地解馆归，家居四五十日，竟无一日得静坐读书。可见读书不可不出门。在馆闲且清，读书极有兴会，极有头绪。在馆读书，既有兴会，既有头绪，天气晴好时，更须珍惜。没处馆时，赵钧连做梦也梦到处馆：十六大晴，春光可喜。夜梦见吉得也三字。又梦处馆，纳门生仪。馆室好，所挂横幅，后二句有风来动枝招也八字，意谓感应之理自然，梦中谓招字新。十八午，刳延饮，微醉意畅。那时，赵钧已七十多岁。可见，对当塾师处馆，赵钧是骨子里喜欢、热爱的。

由此，赵钧以塾师为终身职业也就不奇怪了。

清代瑞安屿头林家，指的是清代名臣、良吏林培厚家族；周南屏（生卒不详），名嘉益，南屏其字，河南省固始县人，负才能文，廩生。著有《铁衣吟草》等。一个河南人怎么不远千里跑到瑞安当塾师？近日，笔者翻书偶得这么一段故事。

河南人瑞安当塾师

林培厚（1764—1830），字敏斋，云周街道人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历官重庆、天津知府、湖北粮储道。因劳累过度，卒于通州途中。肃盗安民有方，有蜀中良吏之誉。后擢大顺广道，大兴水利，治河得法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培厚博览工文，善行书，著有《宝香山馆诗文集》。

林培厚之孙林用光（1817—1877），字辑甫，号若衣，官句容、蒙城、祁门知县，与祖父林培厚一样，有政声。林若衣官句容时，遭遇洪灾，他亲力亲为组织抗灾救灾，孙衣言在《林若衣县丞勘灾句容为图索诗》诗中写到：今观流民图，发我无限慨。蒲草路纵横，涛波画茫昧。方舟不可行，乘盆往履视。林用光还善诗，有知县诗人美誉，著有《秋蓉阁诗稿》。

在清代，作为读书人，科考是第一选择，但科考之路是异常艰辛坎坷的，往往弄得头破血流。周南屏也不例外，同样经历了科考的种种磨难，最后流落他乡。有史料记载，周南屏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以科举事获罪遣戍瑞安，后馆于林用光家，并殁于其家。

周南屏与林用光友善。周南屏遣戍瑞安后，作为朋友，林用光不忍心看着朋友有如此的悲惨境地，便伸出了友爱之手，把周南屏请到家当塾师，让朋友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《林若衣先生诗稿》有诗78首，其中写到周南屏的诗就有13首之多，足见两人的情谊。

林用光有诗《寄西席周南屏先生》：名场潦倒易年华，每忆经帷忆忆家。极目白云迷故里，多情新月照天涯。南陔日报平安竹，比地春虚称意花。迟我归来重话别，莫轻弹铗叹无车。

西席，是旧时家塾教师的尊称。这证实了周南屏在林家当塾师的事实。名场潦倒易年华，每忆经帷便忆家，写出了南屏先生科举的不幸遭遇后背井离乡及他忆乡、忆家之情。即便这样，林用光还是鼓励好友莫轻弹铗叹无车，在逆境中也要保持乐观，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感到沮丧。

师生为其写文题跋

周南屏在瑞安，与地方名流有交流，如曹应枢，与南屏岁暮有怀春来樽酒论文。曹应枢（1791—1852），字尊生，号秋楼，曹村人。清嘉庆廿四年举人。数次会试不第，后掌教本县玉尺书院，以时文教授生徒，瑞安及邻邑弟子得他指授，经常有中举人并登进士第者，孙衣言即为其制艺弟子。

曹应枢在《题周南屏嘉益云江寓居诗卷》中高度评价周南屏的诗文：律诗新词丽旨得之火山、飞卿

义山，指李商隐、晚唐著名诗人，与杜牧并称“小李杜”；飞卿，指温庭筠，晚唐诗人、词人。另外，在题词五章中，也述说了南屏的遭遇、其人其诗。能得到曹应枢这么高评价，周南屏确实是负才能文之人。

林用光之妻项瑛，字若眉，善诗，为项霁之女。项霁（1781—1741），字叔明，号雁湖，南堤项氏，项烜次子。项烜（1753—1801），嘉庆庚申岁贡，次女嫁给孙希曾，即孙衣言父亲。项霁为孙衣言母舅，林用光与孙衣言为同辈关系，关系甚好，曾同为曾国藩安庆府幕僚，两人与曾国藩关系甚密。孙衣言（1815—1894），清代官吏、学者、藏书家，字绍闻，号琴西，晚号通樵，斋名逊学。道光三十年进士，授编修，光緒间，官至太仆寺卿，进以疾乞归。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，刻《永嘉丛书》，筑玉海楼以藏书。有《逊学斋诗文集》。

同治庚午年（1870），孙衣言曾为周南屏写有《跋固始周南屏铁衣吟草》一文，这是应周南屏之子春暄之请为其父诗集《铁衣吟草》写的跋。春暄时任安徽全椒知县，不久将提升太守。孙衣言在编辑《永嘉集》时，还把周南屏诗选编在里面。这足见南屏在孙衣言心目中的地位。

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，清代对于贿赂考官、冒籍考试、传递试题、利用暗号等作弊行为的处罚

清儒

：清儒

非常严厉，处罚手段包括斩首、流放、充军、剥夺考试资格等。尽管如此，科举考试仍然是当时大多数读书人，特别是社会底层读书人寻求仕途、光耀门庭的唯一途径，因此许多人不惜冒险一搏，以求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周南屏获罪遣戍，应该属于流放、充军的处罚。对于周南屏的不幸，孙衣言是这么说的：君负才能，文稍稍不自拘，至以场屋事获咎遣戍，而其获咎之由，盖有出于不得已者，此天之所以犹庇其后也。

周南屏在林家处馆多长时间？从孙衣言的跋中得知，至少十年。南屏周君以谪至瑞安，馆屿头林氏垂十年，余戚林君若衣每为予言之。同治三年，予备兵庐凤，若衣亦来为蒙城令，则闻南屏化去已久，而有子春暄方仕蒙亳间。周南屏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遣戍瑞安，垂十年，则是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。

周南屏处馆林家多久

从孙衣言的跋中得知，至少十年。南屏周君以谪至瑞安，馆屿头林氏垂十年，余戚林君若衣每为予言之。同治三年，予备兵庐凤，若衣亦来为蒙城令，则闻南屏化去已久，而有子春暄方仕蒙亳间。周南屏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遣戍瑞安，垂十年，则是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。

从《赵钧日记》的记载，赵钧为咸丰元年（1851）开始在林若衣家处馆当塾师；余年近七十，不耐劳动，自辛亥岁馆于屿头林观察第，已经三载。院宇幽静华洁，供应又极丰腆，一师一弟，馆务稀少，与老人恰相宜。（癸丑）八月二十日晴窗记。这说明，周南屏可能在咸丰元年之前或已去世。与孙衣言提到的同治三年，预备兵庐凤，若衣亦来为蒙城令，则闻南屏化去已久，是相吻合的。

人生苦短，十年对历史长河来说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对一个人而言，则是一段不算短的年华。在瑞安十年，应该是周南屏人生中最美好一段，可是科举获罪，从中原流放到东南沿海边远小城，是何其不幸，最后落得客死他乡，可谓是人生中最悲惨的十年。但周南屏有朋友的帮助，文才又得到地方名流的赏识，一边授徒，一边读书撰文，与名流唱和，在瑞安留下了许多诗文。孙衣言说：君在瑞安久，其后遂殁于林氏，故集中诗大半在瑞安所为，予方收辑《永嘉集》，盖有取于君诗，而他日为郡邑志者，言羁旅之贤，其亦不可以遗君矣。

除撰有《铁衣吟草》外，周南屏还留有《章安记俗》《南游日记》。章安，指的就是瑞安，《南游日记》可能就是在瑞安写的日记。可惜的是，目前在瑞安找不到周南屏的著述。如果有，那是瑞安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史料，对研究那个时期的瑞安的人文、习俗将大有裨益。

赵钧（1786—1866），字石渠，一字石臣，号定斋，别署小岐山房主人，又号水竹居主人，廩生。出生于瑞安下金村（今塘下镇上金村）普通的农家。家有薄田，祖上重视读书，属耕读之家，但先祖、从伯祖都未能考上功名，其父亲也仅为一名秀才。家里虽延请名师，赵钧也未能如愿，嘉庆十一年潘太宗师世恩取入庠，最后也仅成为秀才。虽然没有考上功名，但赵钧刻苦勤奋，靠渊博的知识，最终成为一位受欢迎的乡村塾师。

执教终身
80岁还在授徒

赵钧是什么时候开启塾师生活的呢？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：余入泮之明年（丁卯）。见家用，意欲出门营求，以佐家计。在20岁时，赵钧就有出门营求的想法。那时，对底层读书人而言，出门营求别无他路，只有去当乡村教书先生这一条路。

赵钧留存的日记是从道光六年（1826）开始记的，也就是他40岁开始写的，日记里都有记录其处馆授徒的事，而在40岁以前，赵钧有没有处馆授徒？余弱冠后，膺人聘设馆授徒。无论主人奢侈鄙吝，余只依自己在家本分，不贪丰腆，不嫌菲薄，时存体谅心，不学富贵样。戊寅岁，馆东薛纯夫字宪周。弱冠，即20岁后，戊寅为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时年赵钧32岁。这是日记最早的一处馆记载。至于20至32岁间在什么地方、哪家处馆已不得而知了。

日记还记载，丙寅正月：初四，张生时葵来贺年，兼请教其子，馈茶食二匣。丙寅是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由此可知，从20多岁开始到80岁去世，他一直在坐馆，是名副其实以塾师为终生的人。

在长达五六十年的塾师生涯里，他的足迹遍及瑞安乡村，有记载的就有：上韩、海安、沙溪、直洛、仙溪、南陈、丁田、上望、雅儒、东门、万松山、后垟、屿头、霞岩等。其中有三年，因馆约被人挖走，赵钧带儿子赵淳上云顶寺安心读书三年，时为道光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年。

广受好评
有自己的教育理念

师之为责重矣哉。余因贫授徒糊口，自揣不才，号然建尊号于村塾之中，坐享温饱，抚心常觉歉然。赵钧视教书育人是一份责任，常常自省，尽心尽责

（注：因虫蚀磨损等原因导致文字丢失，文内 代表无法识别的字）